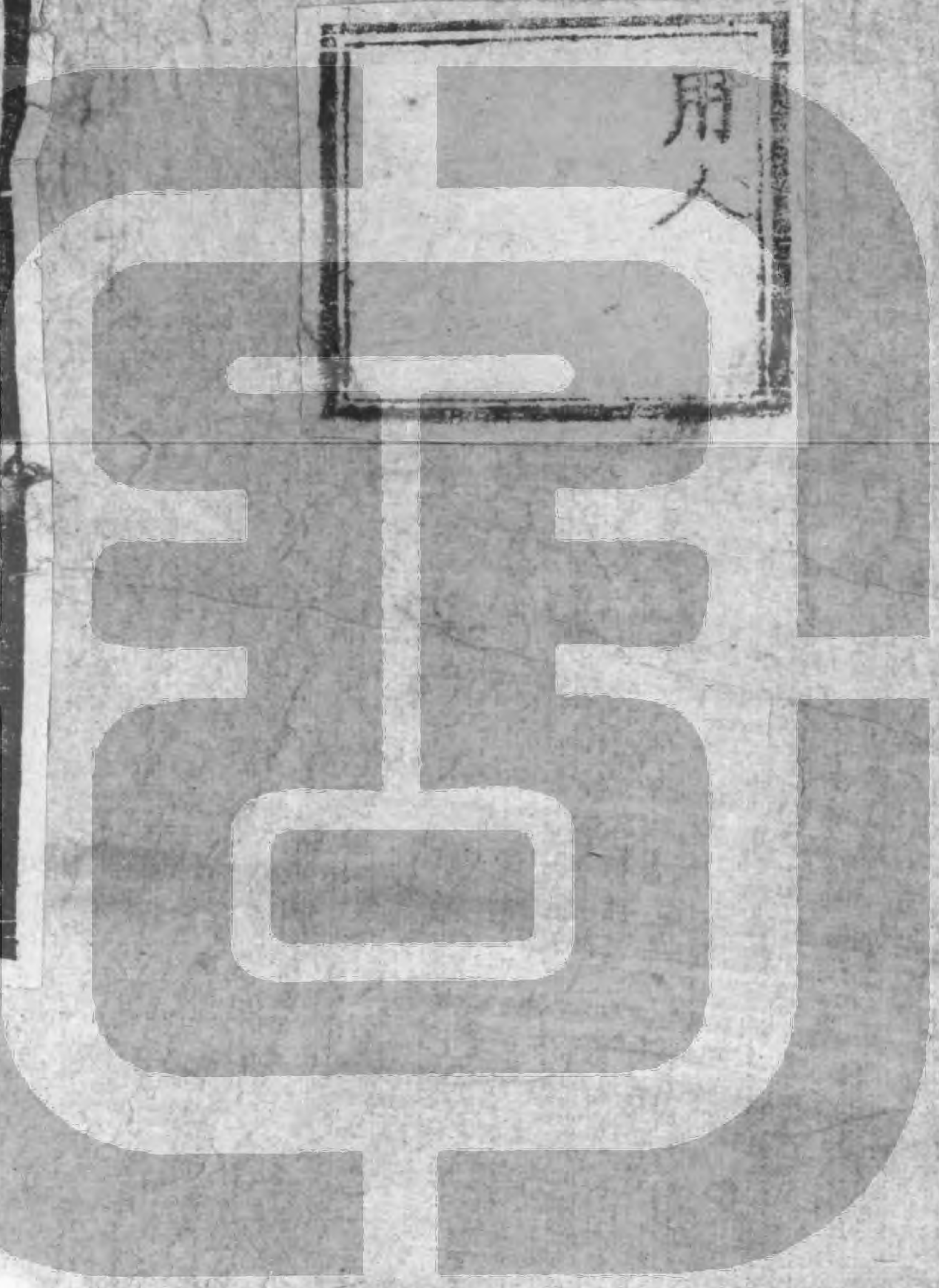


5244
:57

用人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三十一
之一百三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一

用人

唐高祖武德元年。河南州縣相繼降唐。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突通殷開山言於秦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質。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黎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如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武德中。杜如晦為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總管府長史。房玄齡曰。府寮去者雖多。豈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

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秦王自此益加禮重。嘗以心腹。遂奏為府屬。嘗參謀帷幄。

太宗即位。玄齡為中書令。奏言。秦府左右未得官者。共怨。前官及秦府左右。慶之先已。帝曰。古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堯舜廢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誅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為心。無私於物。昔諸葛亮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况我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求食出於百姓。百姓人力已奉於上。而上恩未被於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凡一面尚自相親。况舊人而頓忘也。才若不堪。亦豈以舊人而先用。今不問能不能。而直言其怨。豈是至公之道耶。魏徵為太子洗馬。帝召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慷慨自若。從容對曰。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帝為之飲容。厚加禮異。

拜諫議大夫。馮立為東宮率。帝數之曰。汝昨者出兵來戰。大殺傷我兵。將何以逃死。立飲泣而對曰。立出身事主。期以救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歎。欷悲不自勝。帝慰勉之。授左屯衛中郎將。

太宗時。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而淹所言。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對曰。德彝所言。真得大躰。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尚書左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策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知數職。以論臣等。帝謂戴胄曰。朕以至公理天下。今任玄齡如晦。非為勳舊。以其有才。行也。此人妄事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昔蜀後主昏弱。齊文宣狂悖。然國稱理者。以任諸葛亮。楊遵彥。不猜之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復如法。流陳師合于嶺外。魏徵為秘

書監有告謀反。帝曰：魏徵昔吾之讎，止以忠於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讒構，竟不問徵遽斬所告者？

帝謂侍臣曰：化及與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孫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對曰：君子乃能懷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並小人也。古人所以貴君子而賤小人，帝曰：然。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夜恒思百姓間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錄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理亂所係，尤須得人。帝又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理。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宣帝時，有詐稱衛太子聚觀者數萬人，眾皆致惑，傳不疑斷以削積之事，宣帝曰：公

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帝曰：信如

卿言。帝又謂侍臣曰：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法御人

者，雖救一時，敗亡亦促。既見前王成事，是具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

治，隆華近代之澆薄也。珪對曰：天下凋喪日久，陛下承其餘弊，弘道移風，

萬代之福，但非賢不理。惟在得人。帝曰：朕思賢之情，豈捨夢寐。給事中杜

正倫進曰：世必有才，隨時所用，豈待夢傅。詔達呂尚，然後治乎。帝納之。帝

又謂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奏言：隋師

入陳，百司分散，莫有留者。唯尚書僕射袁憲獨在其主之傍，主世克將受

隋禪，羣僚表請勸進，憲子國子司業承家，遂疾獨不署名。此人父子是稱

忠烈，承家弟承序，今為建昌令，清貞雅操，實繼先風。由是召拜晉王友。兼

命侍讀，尋授弘文館學士。帝曰：百官之內，應有堪用者，朕未能知之。不可遣次為天下主，誠亦難。朕

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觀。出一言即為天下所聽。用得好人為善者皆觀。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誠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稱須審悉。侍中魏徵對曰。舉選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先訪其行。審知其善然後任之。假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造孽為惡極多。但亂代為求其材。不顧其行。太平必須材行俱善。始可任用也。帝曰。夫人之身假令無病。不免有疥癬。及時有小惡。慮用人求倫。理實為難。徵對曰。古為政。但舉大體。堯舜之時。非全無惡。但為惡者少。桀紂之代。非全無善。但為惡者多。譬如百尺之木。豈能無一枝節。今官人居職。豈能全不為非。但犯罪者少。即是大化。所司奏凌敬乞貧之狀。帝責徵等濫進人。徵曰。臣等每蒙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象是其所長。愛生活好經營。是其所短。今凌敬為人作碑文。教人讀漢書。因茲託回易求利。與臣等所說不同。

陛下未用其長。惟見其短。以為臣等欺罔。實不敢心服。帝納之。

徵頻論止之。之分。帝未之許。徵曰。群臣委任既久。許其避退。權用之。次觀其能否。既得預察。群才又無獨任之謗。使善人得進。長慮讓之。風若能行之於今。是為將來永法。帝曰。信如公言。然論者猶有同異。時至京下。當別議。帝嘗坐於丹霄門外之西堂。引徵及右僕射李靖。中書令溫彥博等入宴。言及群臣才行。謂靖等曰。朕自為王。至於今日。官人或上書獻計。勸朕為善者多矣。日月稍久。官職漸太。志意即移。言論漸少。無不衰倦。唯魏徵與朕為善。官職益高。志節彌厲。見朕一事失所。甚於己身有過。朝夕孜孜。終始如一。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而已。是以敬之重之。同於師傅。示以人臣處之。其後每謂房玄齡等曰。魏徵被我拔擢。特異其報。我亦深笑。君與我契闊艱辛。多歷年所。勞苦之極。人莫能加。然自即位以來。輔弼我躬。安我社稷。成我

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君不得與魏徵比矣。徵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邪。善冶鍛而為器。八乃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帝又謂群臣曰。為政者。豈待堯舜之君。龍益之佐。自我驅使。魏徵天下又寧。邊境無事。時和歲稔。其志益如此。先是將發十六道黜陟大使。畿內道未有其人。帝親定之。問房玄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可先使。右僕射李靖對曰。畿內事非魏徵莫可。帝作色曰。朕欲向九成事。亦不小。寧遣魏徵耶。朕每行不欲與其相離者。適為其見朕是非。必無所隱。今從公等語遣去。朕若有得。若公等能止邪。乃令李靖充使。魏徵從往九成宮。帝又與群臣論及十六國諸主優劣。曰。符永固何獨為所稱。房玄齡對曰。為任使得人。則見稱。無其人則不見稱。當時為有王景略。帝謂群臣曰。此猶朕之有魏徵。徵拜謝焉。徵既亡。帝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

始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

侍御史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縣令既眾。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為將相。必先試以臨民。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縣令。遂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方疆者。入為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帝因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

上各舉一人。

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為左右丞相宜特加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為
機實為政本。伏尋此選授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
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有詔勅
稽停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今儀。于時省務
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應彈
舉無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解。抑此之由。及杜
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地者網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器非其任。
功勢相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譴謗。所以郎中予奪。
惟事咨稟。尚書依違。未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按雖理窮。仍
更盤下。去無程限。果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
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事了。未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

否。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衆授能。非才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
至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
時。宜當置之。以閑逸。久妨賢路。殊為不可。持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
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網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
息其稽滯哉。疏奏。尋以洎為尚書左丞。

高宗時。魏元忠遷監察御史。帝嘗授容。曰：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周
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
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
蕡。嘗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數披而又棄。此希默
然慙。

武后時。麟臺正字陳子昂上軍國利害疏。曰：臣伏見陛下憂勞天下
百姓。恐不得所。又發明詔。將降九道大使。巡察天下。蒸申黜陟。

以求人瘼甚大惠也。天下百姓幸甚。臣竊以為美秀未盡善也。何以言之。陛下所以降明使。豈非欲令天下黎元衆庶知陛下夙興夜寐憂勤念之耶。欲天下賢良忠孝知陛下夙興夜寐務欲除之耶。陛下聖意必若以此而發使乎。則愚臣竊見陛下之使有未盡善也。若愚臣所謂使者先當雅合時望。務為衆人所推。仁愛足以存恤孤惻。賢明足以進拔幽滯。剛直足以不避強禦。明智足以照察姦非。然後使天下姦人畏其明而不敢為惡也。天下強禦憚其直而不敢為過也。天下美奇慕其德而樂為之用也。天下孤寡賴其仁而欣戴其恩也。夫如是。然後可以論出使矣。故輶軒不動於京師。天下翕然皆已知矣。今陛下使猶未出朝廷。行路市井之人。皆以為非任朝廷有識者亦不稱之。夫天子之使未出。魏闕朝廷之人皆已輕之。何況天下之衆哉。夫欲黜

眇求瘼豈可得也。陛下所以有此失者。在不選人亦輕此使。非天下之大任。故陛下遂大失。至於此也。宰相復以為尋常。但奉詔而行之。苟以出使為名。不求任使之實。故使愈出而天下愈弊。使彌多而天下彌不寧。其故何哉。是朝廷輕其任也。輕其任則不擇人。不擇人則使非其實。使非其實。則黜眇不明。刑罰不中。朋黨者進。貞直者退。徒使天下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無益於聖教。且臣久為百姓實委知之。陛下欲令天下黎庶知陛下夙興夜寐憂勤。政化不可得也。故臣以陛下大失在於此也。夫欲正其末者。必先端其本。清其流者。必先潔其源。自然之符也。國家茲弊亦已久矣。今陛下若不重選此使。妙得其人。天下黎元必謂陛下尚行尋常之政。不能革此弊也。則賢人必不出。貪吏必得志。博獨必哀吟。天下百姓無倚賴於陛下。此使也。臣不勝有願。願陛下與宰相更妙選朝廷百官。素有威重名節為

衆人所推者。陛下因大朝日親御正殿集百僚公卿設禮儀以使者之禮見之。於是告以出使之意。懇懇做戒。無敢忒德。遂授以旌節而發遣之。先自京師而訪豺狼。然後攬轡登車以清天下。若如是。臣必知陛下聖教不旬月之間。天下家見而戶習也。昔堯舜氏不下席而天下理者。蓋黜陟幽明能折中耳。今陛下方開中興之化。建萬代之功。天下瞻望。莫見聖政。此之一使。是陛下為政之大端也。諺曰。欲知其入。觀其所使。不可不慎也。若陛下必知不可得其人。則不如不出使。出使煩數。無益於化。但勞天下之人。是猶烹小鱗而熟撓之耳。伏惟陛下察焉。

子昂又上論牧宰疏曰。臣伏惟陛下當今所共理天下。欲致太平者。豈非宰相與諸州刺史縣令耶。陛下若重此而理天下。乎。臣見天下理也。若陛下輕此而理天下。乎。臣見天下不得理也。何者。當相陛下

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也。臣竊觀當今宰相。已略得其人矣。獨刺史縣令。陛下尚猶軒之。未見得其人。是以腹心雖安而手足猶病。而天下至今所以未得大利耳。臣竊惟刺史縣令之職。實陛下政教之首也。陛下布德澤。下明詔。將示天下百姓。必待刺史縣令為陛下謹宣之。故得其人。則百姓家見而戶聞。不得其人。但委棄有司而挂墻壁耳。陛下欲使家興禮讓。吏勗清勤。不重選刺史縣令。將何道以致之耶。愚臣竊見陛下未有舟楫而欲濟江河。不可得也。臣比在草茅。為百姓久矣。刺史縣令之化。臣實委知。國之興衰。莫不在此職也。何者。一州得賢明刺史。以至公循良為政者。則千萬家賴其福。若得貪暴刺史。以徇私苛虐為政者。則千萬家受其禍矣。夫一州禍福。且如此。况天下之衆。豈得勝道哉。故臣以為陛下政化之首。國之興衰。在此職也。臣伏見陛下憂勤政理。

欲安天下百姓。無使疾苦。然猶未以刺史縣令為念。何可得哉。臣何以得知陛下。未以刺史縣令為念。臣竊見吏部選人。補一縣令。如補一縣尉耳。但以資次考第。從宦遊。應即補之。不論賢良德行。當以化俗而拔擢見用者。縱吏部侍郎時有不知此弊。而欲超越用人。則天下小人已囂然相誇矣。所以然者。習於常而有驚怪也。所以天下庸流一雜。賢不肖莫令。但以資次為選。不以才能得職。所以天下凌遲。百姓無由知陛下聖德。勤勞夙夜之念。但以愁怨以為天子之令。遣如此也。自有國來。此弊最深。而未能除也。豈不甚哉。昔漢宣帝有言曰。朕之所共理天下者。豈非良二千石乎。故宣帝之時。能委任矣。伏願陛下與宰相深思妙選。以救正此弊。使天下之人。稍得以安。臣有計。然甚鄙近。未能著之於書。願陛下與念明宰相圖之。以安天下。幸甚。幸甚。

武后時。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蘇安恒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鬼神馮怒。陰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樞機博達。謀猷天下。以為明主。暮年厭怠。譏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為暗君。邪正糅進。獄訟冤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閱數蕃。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無名。况賊虜方疆。賦歛重困。而自縱讒。應搖變。遐邇臣恐四夷低目。窺覘為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廢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

下事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籠翦其羽翅。無使驕橫。為社稷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邀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

明堂災。沂州刺史韋承慶上疏諫曰。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夫構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餘臈。若至毀而敗。則是架朽木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急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堯舉舜。獨應試諸難。况庸庸者可超。屢輔相。以百揆萬機。畀小人哉。書聞不報。

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獲嘉主簿劉知幾上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挽。脫之謔。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明賞罰。后嘉其直。

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是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之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

韋嗣立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為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誰為朕行。嗣立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群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沂州刺史。中宗神龍中。蕭至忠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求治之道。首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廢。歷代所以陵遲者。此也。今授職用。今多因貴要。為粉飾。上下相蒙。苟

得為是。夫官爵公器也。恩儕私惠也。王者止可以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體。私謁開而正言塞。日腹月削。卒見凋弊。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陛下降不貨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臺閣之內。朱紫充滿。官秩益輕。恩賞彌難。才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効力。官匪其人。欲求治固難矣。又宰相要官子弟多居美爵。廷宰才藝而更相諉託。詩云。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藉藉佩璫。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而眾官廢職。私家子列試榮璫。徒長其佩爾。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樞近。退小人於閑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則天下幸甚。且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彊宗。亦以擇賢才。爾請自宰相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授外官。共寧百姓。表裏相統。帝不納。

韋嗣立為兵部尚書。論職官多濫。上疏曰。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置吏。

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招能。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招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也。此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虛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則亂。治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凡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効。即頓遷擢。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希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賍汚。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貨缺不供。遂至負外。置官數倍。正關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

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佞倖之門。若佞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遠退。若欲求人安化。治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玄宗時。姚崇嘗於帝前。斥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荅。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臣裁。下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諫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

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上封事曰。臣所以上事。以臣愚見。並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先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長國於太平。聖慮每勤。

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為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乘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枉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疋婦非命。則天為之旱。以昭其寃。况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為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為斤逐之地。或因時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入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滯盡為刺史。其餘縣令。已下。固不可勝言。蓋眩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為好進者所

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互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怪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知去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役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肯復出為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者。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專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

為臺郎給舍。即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次差降。以為出入。亦不得十年頻任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寧。如積習為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群小不遠。亦用息心。以故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為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搶攘。弱於文墨。胥吏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繁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

按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知人之難。雖自古所謹。而按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事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按。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獲。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為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假如今之銓衡。欲自為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參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之數。縱有不任送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譴譴於南宮。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滄蘆至此。而欲仍

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渾雜。就中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又天下雖廣。朝臣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為。為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缺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名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趨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取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妄于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天端焉。不

可不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微矣。臣今所言上刺
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睿圖。及
詢於執事，作為長策。此頽風使官修其方，受其福。天下幸甚。伏
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為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
竊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矚，稍寬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非晚。不勝
塵露禱補之誠。

肅宗至德元年，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房琯以為御史大
夫。琯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恠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
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
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
稷之福。且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節制，仍置陛下於
沙漠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分統大權。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

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疎之。
代宗大曆十四年，帝哀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
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民間利病，俟報政而
用之。

初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王秉政，賄賂公行。及家為相思，革其弊。四
方奏請，一切不舉，而無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欲改時望，作相未二
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稱，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
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
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德宗興元元年，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
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皋幕府下墮，
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游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

貞元十六年。義成節度使盧群卒。賞既曰。凡就軍中除節度。必有愛憎。向背。善懼者相半。故衆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是除人庶無他變。十八年。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齊總掌後。務刻剝。以及嬖。又過權。為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裔總。無殊績。忽此超擢。深駭群情。若有可錄。願明書勞。然後超。改以解。衆疑。詔遂留中。上召孟容。獎之。

德宗時。門下侍郎趙憬。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一議。補。臣曰。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能者任之。貴材之倫。為不可得。二議。庶官。曰。臣嘗謂。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曰。何必五也。十二可矣。故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略小瑕。隨能。試事。用人之大要也。三議。京司。闕官。曰。今要官。闕多。閑官。負多。要官。以材。行。閑官。以恩。澤。是選拔。少。優容。衆也。宜。補。闕。員。以。育。人。材。四議。考課。曰。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

推以不次善矣。臣謂黜陟。宜。貴。歲。限。若。任。要。重。未。當。違。者。加。爵。或。移。其餘。進。退。宜。未。遲。速。之。常。若。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即。無。苟。且。之。心。滯。淹。之。慮。五議。遺。滯。曰。陛下。委。宰。輔。舉。才。不。徧。知。也。則。訪。之。庶。僚。又。不。徧。知。也。訪。之。衆。人。衆。聲。囂。然。十。舉。之。未。信。一。毀。之。可。疑。臣。謂。宜。采。士。論。以。譽。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藩。府。官。屬。曰。諸。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無。俾。久。滯。帝。皆。然。之。

翰林學士陸贄。薦袁高等。狀曰。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之。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耻。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之。明。品。藻。非。當。及。覆。衆。採。未。果。上。聞。昨。家。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

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實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用棄瑕。既符德彌。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恪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

贊又論替換李楚琳狀。奏曰。右欽淑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事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毒。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污瀆。既屬

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關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兵甲。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久矣。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偽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徼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為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舍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義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衆之義。得

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畏亂而長奸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嫖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况楚琳卒伍凡材。所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殲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睚眦。晨光既升。執自矜縮。今郊畿已久。武衛方嚴。沂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歧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震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踣躅。何惡能為。願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還止。錄功擣勳。敷肆膏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摠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薑介。復勞誅劔。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為後圖。仰

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贄又答論蕭復狀奏曰。右欽淑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今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暉年老。今欲除蕭復為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為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体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詔降慈旨。深示閔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顯顯。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投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為得所。臣實疑之。儻慮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遐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詢。使務既

學能否益彰。徐擇兩官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贊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奏曰。右
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
門不放入。發遣合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知等宜知悉者。
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為含忍。親離叛自。
取奔亡。不勞師往。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關地當
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
寧見逐。雖是眾情。萬榮摠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
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徵求。承前
授任。失宜多為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之經通。與之善量。
解不撓。故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
日。除其事情。是情而後。量之則真。免有差失。候至坐日。續更面陳。謹

先狀以聞謹奏

贊又論朝官缺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奏曰。右臣聞於經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
不可不脩。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己無為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
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
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
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
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撲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
蓋以人皆含靈。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珪璋。如
水之發源。壅閼則污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祿屬
殷昌。必時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
是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三之良

佐皆在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
用。其於養育獎勵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美。唯所誘致。漢
高惠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彥詭立
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呢比
小人。踈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
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
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
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
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
量不平。輕重相欺。非縣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
量無充。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
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

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
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
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
必進宰相見踈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群材仕進之窮通。唯繫
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
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
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群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
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
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敵。宜其
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
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
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

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器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益。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隕哉。庶事隳哉。噴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倍職負。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缺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于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詢衆議。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

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季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為美。况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髮彘不以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鈞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慈。屬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入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慈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

居憊忘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棄學樹官。非數十年。而勢不能致。而以一言行。犯一事過。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眾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安不行。而貞實在位。笑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去尊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

能無謬。此則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為用罕兼。惟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楠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惟聖人。方休全德。賢之為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符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於唐虞。臣佐之盛。莫盛於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義。自稷禹。欲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

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職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阻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誦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効。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

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為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從九卿。即遷為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負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為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陞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為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秘書。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

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為宜然。以臣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物。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者。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柔。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吾繼以衰阻。成否。至使彛倫闕叙。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為法。夫覈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諱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業。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格於時。而用耳。故記

曰。天子以屬虞為節。樂官格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感。慮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于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坐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進之義。且求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死。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廢。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在職既久。

寧無咎。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
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
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
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
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
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
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
則才者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
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休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
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
先當代。良以七息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
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

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
為精詳。以避謗為奉公之誠。以擿瑯為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糅。美
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撫。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
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既凋。敗
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勵浸
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贖宸扆。昧
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動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慙
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更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怒之所聚。宰臣獲
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為利。但以持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
感恩願効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釋用參。惟陛下圖之。謹
奏

費又論除裴延齡度支使狀。奏曰。右緣班宏費亡。臣今日面取進止。

今當此選。揔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實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網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合權判。若處理稱職。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樞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為無易於此。希顏適宣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廷齡。甚公清。有才宜合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同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為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參則生患。寬假則容毒。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廷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恪。堅憊無恥。豈獨有識深鄙。兼為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致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允屬。不奈朝經。近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即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又論齊暎齊抗官狀。奏曰。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暎齊李衡。緣江南與湖南接近。齊暎齊抗。既是當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暎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眾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舉李蕙。鄰接方鎮。今之韓潭全義。

密通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為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朕抗
良才。益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朕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僕許
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援垣之駭議。司
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
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敕旨。

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兵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柳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
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
陛下所宜。帝然之。

憲宗元和三年。翰林學士白居易論王鈇欲除官事宜。狀奏曰。右臣
竊聞王鈇見欲除平章事。未知何故。有此商量。臣伏以宰相者。人臣
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輕授。王鈇既非清望。又無大功。

若加此官。深為不可。昨日裴均除平章事。內外之議。早已紛紛。今王
鈇若除。則如王鈇之輩。皆生冀望之心矣。若盡與。則典章大壞。又未
感恩。若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律門一啓。無可奈何。臣又聞王
鈇在鎮日。不恤凋殘。唯務差稅。淮南百姓。日夜無慘。五年。誅求百計。
侵削錢物。既足。部領入朝。踴為羨餘。親自進奉。凡有耳目者。無不知之。
今若授同平章事。臣恐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王鈇。進奉而與宰相
也。臣又恐諸道節度使。今日已後。皆割剝生人。營求宰相。私相謂曰。
誰不如王鈇邪。故臣以為深不可也。其王鈇歸鎮。與在朝。伏望並不
除宰相。臣尚未知所聞。信否。貴欲先事而言。或恐萬一已行。即言之
無及。伏惟聖鑒。俯察愚衷。謹具奏聞。謹奏。

居易又奏論元稹左降狀曰。右伏緣元稹左降事宜。昨李絳崔群等
再已奏聞。至今未聞宣報。伏恐愚誠未懇。聖慮未回。臣更細思。事有

不可所以塵黷至於再三。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真人所共知自投御史以來舉奏不避權勢只如奏李公佐等之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以假公議將報私憾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聰。臣恐元稹左降已後人在位者每欲舉事先以元稹為戒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無人上月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橫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其不可者一也。昨者元稹所追勅房式之言心雖奉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是以懲違况經謝恩旋又左降雖以前事以為責詞然外議誼誼皆以為元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自此得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况聞劉士元踏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以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見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

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

打者亦以元稹為戒但吞聲

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

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

來舉奏嚴厲在東川日。在法收沒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遠法給券令監軍神樞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勅旨徵百姓草。又奏韓臯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怨元稹守官。今貶為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聞德宗時有崔善貞密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李錡大怒。遂掘坑縱火燒殺崔善貞。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為之痛心。臣恐元稹左降後方鎮有過無人敢言。皆欲惜身永以元稹為戒。如此則天下有不軌不法之事。陛下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謫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何敢煩黷聖聽。至于再三手。誠以所損者微。所關者大。

以此思慮。敢不極言。陛下若以臣此言為忠。又未能別有處置。必不得已。則伏望且令追制。改與一京司閑官。免令元稹却事。方鎮此乃上裨聖政。下愜人情。伏望細察事情。斷在聖意。謹具奏聞。謹奏。

居易又論太原事三件。一曰。右嚴綬輔光太原事。迹其間不可遠近。具知。臣前日對時。已子細面奏。今奉宣輔光已替嚴綬續進。此皆聖鑒至明。左右不能惑聽。合於公議。斷自宸衷。內外人心。甚為愜當。其嚴綬早須與替。不可更進。緣與輔光久相交結。軍中補署職掌。比來盡由輔光。今見別除監軍八人。乍失依託。或恐嚴綬相黨。曲為安陳。軍情事宜之間。須過防慮。伏望聖恩。速令貞亮赴本道。使許嚴綬入朝。二曰。右貞亮元是舊人。曾任重職。陛下以太原事弊。使替輔光。然臣伏聞貞亮先充汴州監軍。且自置親兵數千。任三川都監。日專殺李康兩節度使。事迹深為不可。違性自用。所在專權。若貞亮處事依

前。即太原却受其弊。雖將追改。難以成功。其貞亮發赴本道之時。恐須以承前事。切加約束。其戒懼。此事至要。伏惟聖心不忘。三曰。右范希朝前在振武。威令大行。至今蕃戎望風畏伏。况又勤儉信實。所在士卒歸心。今若太原要人無出希朝之右。伏恐聖意慮其有年。臣又訪聞希朝筋力猶堪驅使。但且令鎮撫。必愜軍情。待其一二年間。威制成立。然後擇能者。即必易守成規。則雖老年事。須且用。其靈武比太原雖小。亦是要鎮。如納臣愚見。伏恐便須擇人與希朝相代。謹具奏聞。謹奏。

居易又論嚴綬狀曰。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嚴綬江陵節度使。右臣伏以趙宗儒衆稱清介。有儔嚴綬衆稱怯懦。無恥二人。誠否優劣相懸。宗儒自到江陵。雖無殊政。亦聞清淨。境內頗安。綬要改移。即令便擇勝宗儒者。且嚴綬在太原之事。聖聰倂聞。天下之人。以為談柄。

陛下罷其節制。追赴朝廷。至今人情。以為至當。今忽再用。又替宗儒。臣恐制書下後。無不驚歎。兼邪人得計。正人憂疑。大乖群情。深損朝政。臣前後奉宣撰制。若非甚不可者。亦不敢切論。今此除據實。甚不可。伏望聖意。更賜裁量。其制未敢便撰。伏待聖旨。謹奏。

居易又論孟元陽狀曰。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孟元陽右羽林軍統軍。仍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右臣伏以孟元陽激水有功。河陽有政。自到澤潞。戎事頗修。但以老年。事湏與替。比諸流輩。事迹不同。今所除官。令加優獎。昨者范希朝在太原日。昏耄不理。人情共知。及除統軍。眾猶謂屈。今元陽事迹。不同希朝。又除統軍。恐似受屈。雖加封爵。悉是虛名。况元陽功效。忠動天下。有數。今以無能者一例除改。無所旌別。臣恐今日已後。無以勸人。以臣所見。若改除金吾大將軍。輕重之間。實為得所。只如柳惟長。李簡之輩。有何功業。合比元陽。猶居

此官。動逾年歲。伏望聖慈。以此裁量。其制未敢依中書狀便撰。謹奏。

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黃裳

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操執

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

皇帝親程決事。見啗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曰

吳聽政。衛士傳食。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

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

豈必利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為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

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戶部侍郎崔暉數言其佞邪。

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

繫所任。玄宗故初得姚崇。宗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

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擢專用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社稷之福也。上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群連署然後進之。群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帝嘗御浴堂北廊。召學士李絳對。上從容言曰。朕觀前王任多賢才。所以理。即今日都無賢才可任。何故也。絳對曰。自古及今帝王未有。不任賢則理。用邪則亂。明著史傳。不敢備陳。夫聖主理當代之人。祇選當時之賢。極其才分。便可致理。豈借賢於異代以理今日之人。近代北齊任楊遵彥。則理。用高阿那肱。則亂。隋代任高穎。則理。用楊素。則亂。國家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瑋。姚崇。宋璟。則理。用李義甫。許敬宗。李林甫。揚國忠。則亂。事狀橫於目前。理亂存於史策。夫致賢之路。歷代不同。大凡王者不以至尊輕待臣下。不以已能蓋於凡器。折

節下。吉卑躬禮賢。天下仰知聖意。賢能之人方出。是巖穴無晦迹之傳。朝廷有佐時之器矣。上曰。何以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聖問至當。誠為難知。堯舜亦以知人為難。况近代澆薄。真偽不分。固不易知也。然以事小驗之。必十得七八矣。任官清廉。無貪穢之跡。當事堅正。無阿容之矜。章疏諫諍。無希望依違之苟。在左右獻納。無邪佞愉悅之辭。言必及遠大。行不顧財利。如此。則可謂近於賢矣。若言必諂諛。動關名利。但攻人之短。不揚人之美。求己之售。不量己之分。觀望主意。以希合為心。逢迎君意。以恩幸為志。為王招怨。為身圖利。斯可謂之小人也。驗之以行事。參之輿議。然後用之。委用以後。名聲相副。則當任之。既任之。則當久之。使代天下之績。久而化感。然後聖君垂拱而天下治矣。賢者行理端直。身寡黨援。拔擢賢者。則小人忌謗。杜塞邪徑。則奸人構陷。制度盡。則貴戚毀傷。忠正進用。則諛佞攻擊。夫

用賢豈容易哉。自非聖主明君懸鑒情偽。不使毀謗得行。是以生隱
盡其材器。極其智用。然後政化可得而興。故齊桓公任管成晉一則
仲父。二則仲父。齊國六理。是任之不疑也。管仲對桓公曰。既任君子。
而以小人參之。此害霸也。古人以求賢不至。則賢者不出。故喻以
蝸蚓之餌。以求五舟之鱗。設釜鍾之祿。以致濟代之器。不可得也。陸
下但以數事驗之以言。校之以實。採之於衆。任之以權。則賢不肯得
矣。伏惟聖智詳察。上曰。卿言得之。盡於此矣。

帝於延英殿謂宰臣曰。古人言官不必備。惟其人。卿各有親故。則必
有冗食者。卿當與朕惜官。以弘公道。吉甫奏曰。臣每用一官。未嘗不
訪於公議。有堪獎進。然敢奏陳。至於親故。不敢援引。權德輿曰。臣寡
親故。亦不敢進用。今奉宣示。更不敢有違聖旨。絳曰。至公之道。實無
親疎。惟觀其人才與職位相當。若有才。雖是親故。亦合進用。昔建中

初。德宗臨御天下。崔祐甫為相。半年之內。除官八百餘員。德宗謂祐
甫曰。卿除授太多。又聞多是親故。何也。祐甫對曰。所問當與不當。不
看多之與少。其是臣親故。方諳知其才器。尚不敢用。其不諳者。安敢
與官。德宗賞其言。衆以謂所對公當。至今人稱之。天后朝。命官很多。
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語。及至元中。致朝廷赫赫有名望。有事績者。多
是天后所進之人。有言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若拱嘿避情。故之嬾。使
聖朝闕濟濟多士之羨。是依違容悅之臣。非聖主至公委任之道也。
若才位實乖。情故可驗。臣豈敢逃責。以妨賢路。上曰。如卿所言。至公
之道。不論多少。祇在至當爾。卿當我倚任。勿責斯言。

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絳曰。治生於
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純崇
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

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勦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棣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違而驕。繫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違欲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為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

御史中丞柳公綽與宰臣不協。為所陰中。帝對絳。忽云。柳公綽逐寇。臺中公事不理。我與一遠郡刺史。以廩後人何如。絳遂奏曰。自如公綽為中丞。公議皆云稱職。性素強直。不依附於人。衆傳掌權之人有忌者。輒欲去之。伏望聖意審詳根由。上大悅。曰。誠如此。且任之。如有闕敗。去之何晚。

元和七年。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

自托於承璀。推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尹。故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趣義方之官。

十三年。以皇甫鏗程异同平章事。裴度崔群極諫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鏗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信中外駭笑。况鏗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仰給之。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江西糧料。幾至潰亂。程异雖人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為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

銷業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駟爭。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

上謂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德。謂之同德。小人為德。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憲宗時。韓愈論孔戣致仕狀。奏曰。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戣為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戣頻上二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朝不

過三數人。實可為國家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踰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仕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戣幸無疾疹。但以年當致仕。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况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戣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戣。尚未得退。戣獨何人。得遂其願。人皆求進。戣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愈又舉張籍狀曰。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右件官學有師法。

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冕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愈為兵部侍郎。舉韋顥自代。狀曰。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既騎驎韋顥。若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顥宜當之。乞回臣所授。庶弭官諫。

愈為京兆尹。舉馬摠自代。狀曰。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摠。臣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案吏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為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穆宗長慶二年。以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

六年。或告泗州刺史薛謩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所按其事。判度支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乃召泰所還。

敬宗即位。主廷。湊屠元翼之家。帝羞悅。歎宰輔非其人。使亮賊熾肆。學士韋履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覆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廊。委參決。必使我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難而聽之。則愚。各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曠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願。牧不能用也。帝感悟。

寶曆九年。王璠等奏李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路隋曰。德裕不至如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為賓客分司。而以隋代之。不得面辭而去。

文宗太和三年。肅隋平章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揚國忠。元龜。皇甫鏞。皆姦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四年。上以鹽鐵推官姚勗。能鞠疑獄。命權知職方。外郎。韋溫奏。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仍充舊職。楊嗣復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恣以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宣宗召翰林學士。令狐綯。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為我舉其要。綯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

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書。三復乃已。綯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書舍人。襲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

河陽判官李商隱。為節度使王茂先奏。舉韓琮等四人充判官。狀曰。

右琮。右件官。早中殊科。素推雅度。弦柔以直。濟伏而清。頃佐憲臺。且

丁家難。當喪而齒未嘗見。既祥而琴不成聲。逮此變除。未蒙拔擢。臣

頃居鎮守。琮已列實僚。謀之既臧。剛亦不吐。願稽中選。榮借外藩。伏

請依資。賜授憲官。充臣節度判官。段瓌。右件官。言思無邪。學就有道。

屢為從事。嘗佐正人。加其富有文辭。精於草隸。雋而且發。通而不流。

臣所部稍遠。京都。每繁章奏。敢茲上請。乞以自隨。伏請依資。賜授憲

官。充臣節度掌書記。裴蘧。右件官。魯國名儒。邕鄉。右族。松寒更翠。馬

老不迷。臣昔忝鑿門。辟為記室。屬辭而夙構。無異論兵而故校。多歸

委以前籌見其餘地。伏以前任大理評事已三十三箇月。比於流輩。已是滯淹。伏請特授憲官。充臣觀察支使。夏侯曠右件官。藏器於身。為仁由己。齊莊難犯。勁挺不搖。臣任切。拊循務繁。稽勾思留。仙尉以重賓階。伏請依資改授一官。充臣節度巡官。以前件狀如前。臣四朝受任。三鎮叨榮。慕碣石之築宮。廣延儒雅。効西河之擁篲。樂得賢才。韓琮等並無所因。依不由請。託久諳才地。堪列幕庭。伏希殊務。盡允誠請。謹錄奏聞。

天平節度使李狐楚奏舉杜勝等狀曰。臣切見杜勝右件官。流慶相門。策名詞苑。當仁罕讓。見義敢為。符彩極高。涯涘難挹。臣前任已奏為判官。臨事而每見公方。與語而必相弘益。今臣寄分團練。任切訓齊。將奉廟謨。實在賓考。伏請賜守本官。充臣團練判官。趙哲右件官。洛下名生。山東茂族。仁實甚富。天爵極高。妙選文場。亟任侯國。珪璋

特達。蘭杜芬馨。今臣廉問久落。澄清列部。藉其謀畫。共贊朝經。伏請賜守本官。充臣觀察判官。李潘右件官。侯國馳聲。賓階擅美。口含言瑞。身出禮門。臣前任已奏為判官。遇下而和。易不流。臨事而貞。方有執。今臣職參國政。務切軍須。實假平均。以同計畫。伏請賜本官。充臣觀察支使。盧涇右件官。博涉曲經。該覆流略。自孔壁所壞。汲塚之藏。三篋能知。五車盡讀。加之文采。兼以器能。前者為臣屬僚。嘗在州推獄。明斷而不容吏蔽。哀矜而莫有人寃。今者團練之司。稽巡是切。直思獎勸。非敢用情。伏請依資。賜授法官。充臣都團練巡守。以前件狀如前。伏以長人者必以吏分勞逸。開幕者亦用士為重。若衡人何以報國。况臣素無勳効。謬竊寵榮。至於賢材。敢恠筐篚。前件官並推賓考。堪贊藩條。伏希殊私。盡允誠請。謹錄奏聞。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太府少卿邊光範上書曰。臣聞唐太宗有言。朕

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則知此官實繫治亂。尤須得人。今則刺史或因緣世祿。或貢奉家財。或徵立軍功。或但循官序。寔恐撫民無術。御史無方。以此牧民。而民受其賜。鮮矣。望選能人以蘇民瘼。用致升平。奏。留中不出。

三年。詔百僚各上封事。中書舍人竇貞固疏曰。臣聞舉善為明知人。則哲聖君在位。敷澤豈有隱淪。昭代用材。政理固無紊亂。求賢若渴。從諫如流。鄭所以譽子皮。魯所以譏文仲。為國之要。進賢是先。陛下方樹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詔百僚。令各司議定一人。有何能識。堪何職。官朝廷依奏用之。若能符薦引。果謂當才。所奏之官。望加獎賞。如乖其舉。或涉徇私。所奏之官。宜加殿罰。自然官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高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敢陳狂狷。書奏。帝深嘉之。命所司著為令。

後周世宗好拔奇俊。有自布衣及下位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兵部尚書張昭疏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於徒步。太宗擢用為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士者。受知於明。吾然太宗用之。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亡。士之難知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當以此四士為鑒戒。世宗善之。

周世宗顯德元年。以違眾議。破北漢兵。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機之眾。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是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處貴位而親賤事。無

乃失為政之本矣不從

六年世宗嘗問相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世宗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卿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以為不殺必為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二

用人

宋太祖時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王祐代之俾察彥卿動靜祐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彥卿由是獲免

太宗雍熙四年陳王元僖薦趙普上言曰臣伏見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齡杜如晦明皇有姚崇宗璟魏知古皆任以輔弼委之心膂財成帝道康濟九區宗祀延洪史策昭煥良由登用得其人也今陛下君臨萬方焦勞庶政宵衣旰食以民為心歷考前王誠無所讓而輔相之重未倍曩賢况為邦在於任人任人在乎公正公正之道在於賞罰斯為政之大柄也苟賞罰匪當誠隱莫分朝廷紀綱漸致隳紊必須公正之人典掌衡軸直躬敢言以辨得失然後彞倫有序庶務

用康。伏見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開國元老參謀締構厚重有識不
妄布求恩顧以全祿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真聖朝之良臣也
竊聞檢巧之輩朋黨比周衆口嗷嗷惡直醜正恨不斥逐遐徼以快
其心何者蓋慮陛下之再用晉也然公謹之人咸願陛下復委以政
啓沃君心羽翼聖化國有大事使之謀之朝有宏綱使之舉之四目
未嘗使之明之四聰未嘗使之達之官人以材則無竊祿致君以道
則無苟容賢愚派分玉石珠致當使結朋黨以馳騫聲勢者氣索絀
巧佞以援引儕類者道消沈寘廢滯得以進名儒懿行得以顯大政
何患乎不舉生民何患乎不康匪踰朞月之間可臻清靜之治臣知
慮庸淺發言魯直伏望陛下旁采群議俯察物情苟用不失寬邦國
大事藉田禮畢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為之表率冊
拜太保兼侍中帝謂之曰卿國之勳舊朕所賦傳書久矣其君不

堯舜卿其念哉

端拱二年太保兼侍中昭文殿大學士趙普薦張齊賢可任為相上
奏曰臣叨受寵榮致招殃咎昨蒙疾苦全是困危承聖主之憫憐切
加救療念微臣之衰朽難以扶持近者雖獲朝參尚無氣力料茲病
苦那得久長疑大限以非遙恨深恩之未報儻歸泉壤實負穹蒼臣
是以斟酌物情体量時事今有合閔顧慮須至敷陳虔傾無隱之誠
願固太平之業况國家山河至廣郡縣尤多寰中之文軌雖同塞上
之干戈未息勞民動衆寧有了期歲久年深別憂生事防微遠慮必
資通變之才定難扶危宜退諂諛之輩此時機務須藉正人去年醜
虜侵邊生靈受弊萬乘軫焦勞之慮十官無翊贊之功最是微臣偏
懷愧恥即日同僚共事無非謹審清蘆唯於獻替之時並執謹恭之
禮稍存緘默寧濟急須宜求抱義之人必有分憂之士臣竊觀工部

侍郎張齊賢。早居鄉曲。流布令名。開寶年中。西京知府焦繼勳。河南縣令盧振等。當時同上奏章。並以賢良稱舉。從來履行。本是真純。後來御試登科。還方奉命。親民准事。頗著廉平。數年前特受聖知。昇於密地。公私識此。盡謂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為外任。臣在鄧州。日雖聞消息。未測緣由。日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姦邪正直。久遠方知。如裴度為相之日。正色當朝。捐軀佐國。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而能黜退姦邪。不避權勢。致其朋黨。疾之如讎。雖讒毀競生。頻遭罷免。而忠動顯著。轉重功名。平蔡州五十年賊。臣並因裴度之功。李林甫居相位十七年。不會忤旨。唯將諂佞。自固恩榮。黨惡容姦。承顏順意。安祿山顯有悖逆。並不隄防。以至敗國亡家。皆因悖逆所致。林甫既死。斷棺棄屍。况明皇帝文武聰明。唐朝英主。良由委任非當。為患實多。唯有用人不可不

謹。則知抱忠良者。豈肯依違懷諂佞者。唯思苟且。若非察言觀行。何以知見。否臧。張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罷能。慮淹經國之才。堪副濟時之用。伏乞皇帝陛下。留居左右。應試艱難。緩急之時。堪期得力。如當重委。必立殊功。臣所以潛貢管窺。望垂天鑒。更希詢訪。免誤安排。冀分宵旰之憂。同建久長之策。臣之此狀。持乞留中。所貴全繫君恩。免貽衆怒。情喻之罪。無以自逃。

真宗咸平元年。知歸州謝泌。乞用宿舊大臣。以小人為戒。上奏曰。臣代覲詔書。以近日不逞之徒。所陳述者。皆閭閻猥娼之事。臣聞古先哲王。詢于芻蕘。察於迺言者。蓋慮視聽壅蔽。故採此以達于物情。亦罕聞用其言。不察其實。而遽行其事也。易曰。小人勿用。亂邦也。先朝時。侯莫陳利用。陳廷山。鄭昌嗣。趙贊之徒。喋喋利口。人心惟危。賴先帝聖聰。尋各誅剪。然為患已深矣。此皆陛下備見之也。自陛下臨

御以來。盡去此輩。是以天下咸知日月之明。乾坤之大。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望陛下行之久而惟新。唐明皇初用姚崇則治。晚用李甫國忠則亂。此亦望陛下深加聖慮。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者輔聖帝佐明王。建萬世之基。立不拔之策者。必尚老成之人。至於成康刑措。蓋從周召之謀。文景清靜。亦用蕭曹之老。明皇太平。復是姚宋之策。夫精練國政。斟酌王度。未聞市井之徒。坐走之吏。可當其任也。陛下深察前古用小人則亂。用大臣則治。然被小人不敵萌心。而大賢得以畢力也。

咸平中。轉運使劉綜上言。天下州郡長吏。審官皆據資例而授。未為得人。自今西川荆湖江浙福建廣南知州。或地居津要。或戶口繁庶之處。望親加選任。其執政舊臣及給舍以上知州。處亦擇官通判。又京朝官當任遠官者。率以父母未葬為辭。意求覲免。請自今父母未葬者。許請告營辦。

審官投狀。並明言父母已葬。方許依例考課。違者並罷其官。

天禧元年。擢右正言魯宗道奏言。守宰去民迫。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材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近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帝納之。

真宗時。知慶州楊億薦韓永錫。上奏曰。臣忝分朝寄。獲摠郡符。官吏之間。合知其能否。闕庭之遠。敢避於薦論。臣伏見前監本州緡雲縣。茶鹽酒稅。三班借職。韓永錫。早以明經。曾干場屋。晚不擇祿。遂商班行。一自監臨。六遷寒燠。檢身奉上。捩風夜匪。懈之誠。守道安貧。勵風雨弗渝之操。士流推慕。名跡藹然。臣詢於群倫。備知行實。亮權之任。

不足盡才。州縣之間。可使從政。儻預字人之選。必成循吏之名。臣竊
觀淳化四年。選進士諸科舉人。充班行。曾降宣命。如兩任六考。無遺
闕。許與文資。安排。永錫考秩之間。與詔書而未應。臨淮之際。實官業
之甚優。伏望聖慈。特與文資。昇獎。徇私黷貨。保其不為。有此臣當連坐。
仁宗天聖五年。左正言劉隨上奏曰。臣伏見宰臣王曾。因染微病。拜
章求退。深自刻責。歷懇再三。兩宮盛慈。未賜允許。聽於群議。亦所不
安。中外具瞻。早期仍舊。臣職居諫列。亦合敷陳。伏緣進退大臣。殆亂
散繫。忠良進用。則天下皆喜。儉邪進用。則天下皆懼。譬之兵器。回柄
與人。苟非溫厚端良。未可容易輕授。蓋君子得柄。則裁成景化。折衝
禦侮。以安天下。唐明皇用姚崇是也。小人得位。則中傷良善。割割任
情。以危天下。唐德宗用盧杞是也。且君子小人。各有其黨。君子之黨
起。則禮樂興行。仁義是歸。長轡遠御。邦家用寧。唐太宗之世是也。小

人之黨起。則姦邪欺罔。請託害政。詐作威福。以亂天下。唐順宗之世
是也。是以知進退宰臣。不可不謹。臣觀王曾。厚重寡言。公忠有守。先
朝超擢。參預鈞衡。兩宮聖明。俾專機務。炎涼屢換。畏謹益恭。人無間
言。僉謂賢相。而况齒髮未暮。疾病可療。願解四輔之班。似為一身之
利。雖知止不殆。宜避遜於崇高。而憂國如家。未可輕於去就。伏望聖
慈。深加敦喻。勿受封章。病恙稍平。復令視事。舉先朝之甲令。以宰司
之職業。侵權抗政者。許其寘法。黜幽陟明。則委以公行。振舉綱條。彌
綸庶務。輔佐聖德。以成太平。豈不美哉。臣竊慮聖慈。憫其懇誠。或遂來
請。必若將求宰執。思量未易其人。中外大臣。豈無希冀。然授其柄。政雖
簡於聖心。得位持權。亦防於難制。可謂之類是也。臣雖甚寡識。亦嘗
品量。以曾之厚重鎮俗。張知白之孜孜奉國。呂夷簡之能斷大事。曾
宗道之事君無隱。斯並先帝東求。兩宮登用。驅策既久。勤勞一心。羣

議公言。未宜改易。所有王曾伏願。頻降中使。備宣慈旨。候其疾瘳。速赴朝參。如此。則眷注之情。益彰於信用。補報之效。必盡於才謨。輿論若斯。謹達天聽。

寶元元年。直史館同知禮院宋祁上奏曰。臣伏以陛下躬至聖。開大明。敷引近臣。廷謀急政。退託不敏。開敢言之路。曰。吳便坐。以頌告缺。夫人君據安而念危。則終不危。操治而慮亂。則終不亂。何則。幾微之兆。成敗之端。森然前判於宵中矣。臣向已被詔對。所欲言事。聞於上。未令明聽。陛下赦其無狀。再降德音。似欲竭盡下情。以裨萬一。願臣敢無辭而對。人臣之所以有朋黨者。何也。由忠邪之不早判耳。且君子得位。必引其類。使協濟忠力。不為私也。小人獲進。亦引其類。使扇動聲勢。不為公也。君子指小人。所引固曰朋黨。小人指君子。所引亦曰朋黨。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此人君所以易惑而難鑒也。陛下何不質之以事。驗之以言。其言也。陰賊忌害。巧為迎合。聽之似可用。察之而無實。小人也。其言也。質直蹇正。多所補益。聽之似道。尋察之而有實。君子也。又以其言驗其人之行事。事與言合者為忠。事與言反者為邪。不熟其邪。不進其忠。則朋黨終不除矣。臣下之所讒佞得行者。何也。由朝廷聽言之路太廣也。夫正人能言。邪人亦能言。古者稱言之無罪者。謂有道之言也。若邪人憑虛以言。有佞架妄。以間忠臣。亦以為不可加罪。則是以言喪邪矣。且邪人緣隙投詐。寄事造謗。詆人必以難驗之文。傷人必以似是之語。使進不得自辨。於善退有以離間於君。於是正人幽憤。有功抑退。如此者。陛下雖加罪焉。可也。正人間於君。於是正人幽憤。有功抑退。如此者。陛下雖加罪焉。可也。正人則不然。毅焉中言。侃焉正論。引古今之宜。根刑政之本。質之衆則無害。措之事則可行。不為執傾。不為利奪。如此者。陛下雖加實焉。可也。故大開言路。而正言不賞。妄言不罰。則讒佞終不去矣。今議者皆曰。

質之以事。驗之以言。其言也。陰賊忌害。巧為迎合。聽之似可用。察之而無實。小人也。其言也。質直蹇正。多所補益。聽之似道。尋察之而有實。君子也。又以其言驗其人之行事。事與言合者為忠。事與言反者為邪。不熟其邪。不進其忠。則朋黨終不除矣。臣下之所讒佞得行者。何也。由朝廷聽言之路太廣也。夫正人能言。邪人亦能言。古者稱言之無罪者。謂有道之言也。若邪人憑虛以言。有佞架妄。以間忠臣。亦以為不可加罪。則是以言喪邪矣。且邪人緣隙投詐。寄事造謗。詆人必以難驗之文。傷人必以似是之語。使進不得自辨。於善退有以離間於君。於是正人幽憤。有功抑退。如此者。陛下雖加罪焉。可也。正人間於君。於是正人幽憤。有功抑退。如此者。陛下雖加罪焉。可也。正人則不然。毅焉中言。侃焉正論。引古今之宜。根刑政之本。質之衆則無害。措之事則可行。不為執傾。不為利奪。如此者。陛下雖加實焉。可也。故大開言路。而正言不賞。妄言不罰。則讒佞終不去矣。今議者皆曰。

朝廷誠安且治。臣以為不然。夫三患未去。安得為治。直亂之未作耳。請試言之。夫與賢人謀事。而與不肖者斷。一患也。重選大臣。而輕任之。二患也。大事不而。而小事是急。三患也。何則。賢人必為國計。而不肖者專為身謀。為國計者。必恃至公。故言直而援少。為身謀者。專狹已私。故翫巧而援多。人君不能察之。則姦詐行矣。於是言長利者。則破之以小害。使終不能為利。圖大功者。急之以近效。使終不得立功。善令方下。而謬令移之矣。公議始行。而私議奪之矣。且不肖之人。已不能忠。而忌人之納忠。已為不善。而能敗人之為善。改白作黑。以是為非。若朝廷已知其姦。不能斥去。郭公所以戒亡也。已知其賢。而與不肖者並任之。劉向所以獲罪也。此方今患之最切者也。夫大臣左輔右弼。參贊權綱。朝訪夕對。彌縫漏闕。既以為忠且賢。而擢之材且能。而任之矣。是宜待之以無二責。之以一心。今或指纖瑕。采飛語。小

則被疑。大則賜罷。朝為臯夔。暮為構杌。遂令家無金節。人無全行。何其有道之世。而賢者之乏耶。誠任之失其理矣。徒使繼至者。瞻前畏後。偷合取容。事存形跡。日防猜阻。捨國事而不慮。苟身謀以自安。大臣如此。陛下何賴焉。且君視臣如手足。彼將以手足為報。君視臣如路人。彼亦將以路人為報。此患之次也。聚天下莫急於財。鎮天下莫切於兵。制四夷莫神於機。任天下莫謹於官。今財已匱。而不肯計。兵甚冗。而不能擇。機至而不敢謀。官濫而不知選。而執事者。但且計小利害。責小經營。羣對而旅前。取旨而奉行。日循一日。歲偷一歲。陛下又不念此。寧是朝廷福耶。此患之又次也。假如萬一邊境有事。盜賊相扇。甲兵宿野。糧饋在路。此時三患不去。誰能出身為國。與陛下共此安危耶。誰能執節慷慨。與陛下前死不顧耶。臣故曰。非能治也。直亂之未作耳。陛下誠能詔中書門下。使擇天下之冗官。稍清流品。詔

樞密院去天下之冗兵。寢明紀律。漸自宸慮。必取成功。不使澳汗復收。匪石中轉。則縣官之財有數年之饒。為萬一不虞之備。策之善者也。臣智識庸暗。不足上當清問。輕率狂狷。惟陛下裁貸其誅。

祁又薦張定方。曰。右臣伏以良工構材為廈。明主籌士為國。而材項求集。士待舉。然後落成。展采功與時立。伏見應沈淪。章澤科張定方。年三十八。歲識慮沈敏。氣直行危。文尚体要。木工聲病。涉知韜略。兼明遁式。甘足負槁。久無仕心。昨為鄉黨敦勸。入應詔舉。六論程藝。非其素心。有司報罷。怡然引去。閉閤却掃。不干州閭。並言忤。指擿民弊。臣知壽州。以禮致問。延至公門。觀其議。論卓焉切至。因取其所著書。得却狄伯戎戰書等篇。質多采少。紀實求當。臣亦指文索事。與相辨詰。觸機應變。籌策有餘。非但角空言。競華論而已。臣以為如定方等輩。不可多得。或蒙召赴上都。程其所長。授一職。事官。令往

西北邊郡。必能研究術略。參贊帥臣。討論營陣。商確攻守。至於撥煩幹蠱。又其緒餘。臣既知其人。不敢有蔽。謹錄定方所著三軸。并封上。如有可采。伏乞特賜收試。果無所取。臣甘苟言之罪。

仁宗時。言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吏部員外郎范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

康定元年。仲淹知延州。乞督責管軍臣寮。舉智勇之人。狀曰。臣竊見邊上將帥。常患少。今高繼嵩。饒亡。人情頗駭。恐鎮戍不能守禦。却須藉朱觀。往彼。朱觀既去。則鄰延路。又闕敢勇之將。國家奄有四海。未必之才。豈天地工人。厚於古而薄於今。蓋選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軍臣寮人。負等過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如朱觀元是軍班出身。因歷邊任。方得將名。伏望聖慈。

專督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以將校長行。或試以武藝。觀其膽略。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符未願立戰功。則明賞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所貴諸路漸次得人。不致頻有那移。免儀戎狄謂大國乏才。愈增驕氣。况西北二方將帥之關。實非細事。乞國家常為預備。早加遷擢。

慶曆中。仲淹為陝西經略安撫使。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疏曰。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為重。得其人則致理。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慎。國家承平以來。不無輕授。應知州通判縣令。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二三。謬政者十七七八。國家詔令程式。天下一體。何則。能政之處。民必蒙福。謬政之處。民常受弊。非國家法令之殊。蓋牧宰賢愚之異也。今四方多事。民以困窮得思為盜。復使不才之吏臨之。賦役不均。刑

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郵。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若不急於求人。早革其弊。誠國家之深憂也。然自来雖曾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勅一道。令於通判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知州。知縣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判。簿尉中舉有出身三考以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職官知縣。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縣。仍於勅明言所薦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脏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

仲淹又奏乞於職官令錄中舉充京官知縣疏曰。臣近與韓琦上言乞擇舉主。令逐人於通判中舉知州一員。於知縣中舉通判一員。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員。已蒙降勅至密院。入遞次。臣看詳勅頭名

署臣等上言。於理未便。欲乞只作朝廷憂勞之意。特選臣僚舉官。其體甚重。仍乞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員。下添入。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縣。計添一十九字。庶無遺才。

仲淹又奏舉胡瑗。李觀狀曰。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賢。泰通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悌。習以禮法。人人嚮善。閭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為一代之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獎。升之太學。可為師法。又建昌軍應茂才異等李觀。立園之秀。實負文學。著平士書。明堂圖。鴻儒碩學。見之欽愛。講貫六經。莫不贍通。求於多士。頗出倫輩。披賢之日。可遺於草澤。無補風化。伏望聖慈。特令敦遣。延於庠序。仍索所著文字進呈。則見非常儒之學。

仲淹又同韓琦奏舉雷簡夫。狀曰。臣等竊見秘書省校書郎。兼書奏州觀察判官。廳公事雷簡夫。昨蒙朝廷敦遣。起於草澤。佐幕以來。備見通敏。求之多士。得為異才。欲乞聖慈。特加獎擢。與轉一官。就差充邊郡通判。庶觀能效。可進榮階。若不如所舉。臣等甘當同罪。

仲淹又同琦奏乞酬獎張信。狀曰。臣等竊見環慶教押軍陳奉職張信。自殿侍在邊上。累次與西賊鬪敵。前在延州趙瑜等手下。前隊殺退蕃賊。得趙瑜等銀碗衣服。後來趙瑜等並轉三資。張信即未曾酬獎。其人氣豪膽勇。武力過人。為一時之猛士。在指使中。少見其比。欲乞朝廷特與改轉一侍禁。送种世衡手下。管押軍隊。分擘與禁軍。兩指揮專切教習。獨作一隊。為奇兵使喚。必能身先士卒。以立勝功。仲淹又奏舉許元。張去惑。狀曰。臣竊觀國家用兵以來。急於財利。雖百姓大困。更難剝剝。三軍不足。又須經營。莫若求通敏之才。省在費。

之用庶幾下不生怨。上不乏湏。臣切見殿中丞監在京推貨務許元才力精幹。達於時務。伏望聖慈指揮取索權貨務勾當。過有勞績。得與超轉一官。差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必能減省冗費。疏通利源。不害生民。胥助軍國。又臣切見張去感素有時材。不避艱苦。昨慶州修大順城。建事之初。日有寇至。人情畏懼。却求中輟。遂差張去感往彼勸諭將佐。晝夜興功。衆乃同心。方能集事。兼於寧州專管修城。或創修山城。功料浩瀚。並以了畢。防城戰具。皆能精辦。臣昨同罪舉本人乞改一官。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朝旨依奏。候有闕即差。今來陝西省罷轉運判官。其張去感自合別與差遣。伏望聖慈差監在京推貨務。替許元勾當。臣所舉此二人。若不能辦濟。臣甘失舉之罪。

仲淹又奏舉杜杞充館職。狀曰。臣聞書曰。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天下治亂繫之於人。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故先王盡心焉。臣伏觀朝

廷兩府任人多。擢於兩制。詞臣必由於館殿。是館殿為育材之要府。豈宜賢俊不充。至于衰索。唐太宗置弘文館。延天下賢良文學之士。令更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政事。至夜久方罷。今館閣臣僚率多清貧。僑居桂玉之地。皆求省府諸司職任。或聞在館供職者。惟三兩人。甚未稱陛下長養群材之意。臣切見虞部員外郎杜杞。太常丞章岷。祕書丞尹源。祕書丞張揆。殿中丞王益柔。殿中丞呂士昌。大理寺丞蘇舜欽。大理寺丞楚建中。環州軍事判官姚嗣宗。國子監直講孫復。或文詞雅遠。可潤皇猷。或經術精通。能發聖蘊。伏望聖慈委中書相度。其間聲實已著者。乞不限資任。先次召試。各補館職。或有未協公議者。乞加詢采。更候悉其才行。即賜施行。今後館閣臣僚任職。經二年。不就諸司職任者。乞特與恩例。差遣庶令英俊之遊。日玩典籍。不親耒耜之務。專修經緯之業。長育人材。無尚於此。臣切聞太

宗皇帝慕唐文皇之英風。特建祕閣與三館並崇聽朝之餘。時或遊幸。此祖宗盛事。不為不重。今館閣供職。負數至少。臣方敢上言所舉。雖多。皆縉紳有聞之士。更在朝廷取擇。臣謂天下至大。聖人其難之。綱紀或隳。雖治必亂。後哲所聚。雖危必安。今邊鄙尚虞。時具未暇。正宜廣搜時彥。是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時也。惟聖慈留意。

三年。仲淹為參知政事。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上奏曰。臣竊見古者內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內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二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

吏百無一二。是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所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權擢幕職官。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凡權入者。必俟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雖以精擇。尚慮有不稱職者。必有降黜。直俟人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有異政者。宜就與升擢之。若然。官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仲淹又奏乞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疏曰。臣近與宰臣上殿。因議財用不足。蒙賜德音。謂宜選諸路轉運使。臣尋面對云。轉運司得平和之人。則可得刻剝之人。則百姓受弊。尋奉聖旨。民惟邦本。不

可侵擾。臣退而思之。以江淮制置發運司為財賦之要地。竊宜得人。使二負互換。上京所轄諸州。不暇巡歷。臣切見監在京權貨務內殿中丞許元。智識通敏。可幹財賦。復能愛民。不為侵刻。遂舉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又著作佐郎通判寧州張去惑。昨在邊陲。實經煩使。遂舉監在京權貨務。替許元。此二人。臣曾舉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聖旨。依奏。候有闕日。與差。既是轉運判官。資地。今來舉充。上件職任。未至過越。切見朝臣宋絨。陳執禮。為因王欽若妻并宋以妻陳乞在京監當。有臺官上言不當。已奉聖旨改差。臣在樞密院。所舉許元。張去惑。均當錢穀。雖與前人陳乞事體不同。亦慮三司。有長才可舉。伏望聖慈。指揮三司副使。相度此二人之才。如不違件任使。即別舉朝臣庶協公議。

仲淹又奏。葛宗古疏言。臣竊知延州西路都巡檢。葛宗古為侵用。

公使錢入已。奏案已上朝廷。臣昨奏陳邊上得力將佐。葛宗古實在其數。今恐審刑大理寺斷入極典。縱蒙朝廷寬貸。亦須降充。近下班行。必然挫屈。更無勇戰之氣。臣伏覩刑統節文。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人。及貸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有文記。准盜論。立判案減二等。以充公解。及用公解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各減一等。坐之。議曰。即充公解。謂以官物迴充公解。今朝廷支賜臣寮公使錢。既已支付。逐處更不係看帳拘管。不收出剩。亦無磨勘。其公使錢。顯是迴充公解之物。私用者自有上項正條。無元無條貫。今將私用公使錢入已。為監主自盜之法。只是法寺近例。斷遣。不敢從輕。遂至入罪。切慮今後有公使錢處官。負因循之間。為人捃拾。多陷除名死罪之坐。誠為法之弊。公朝固當正之。伏望聖慈。宣喚新判大理寺杜曾。令上殿。指陳侵用公使錢正條。付中書參酌。免有枉濫。其葛宗古。弓馬精強。復

有膽勇在廊廷路中寂為駭果。今來朝廷選將之際此人實恐難得。乞從正條定罪。然後議其末減。

康定元年知諫院富弼乞令宰相兼樞密使。上奏曰臣伏見自來兵機公事全委密院。今邊鄙多故不同往時若無更張必有貽闕。况事干治亂執政豈可不知。文武二途自古一致。臣竊觀周史宰相魏仁浦曾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臣今欲乞依故事亦令宰相兼樞密使。所貴同心協力各無猜嫌共議安邊必能集事。

慶曆三年弼又乞韓琦范仲淹更任內外事。上奏曰臣伏聞近降勅命除陝西四路招討經略使韓琦范仲淹並授樞密副使。仰認聖意。只從公論不聽讒毀。擢用孤遠。天下之人皆謂朝廷進用大臣常如此。則太平不難致也。然議者惟云進用大臣雖則美矣。其如西寇未

珍亦須藉才。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羣論皆願一名召來使。厥內一名就授樞副之命。且今在邊表裏相應事無不集。以臣愚慮亦謂羣衆所說甚得允當。然近日或聞有異議者謂樞密副使不可令帶出外任。恐他時武官援此為例。深不穩便。此乃橫生所見。巧為其說。沮陛下獨斷之明。害天下至公之論。臣謂立此異議者必知韓琦范仲淹以西事方急。堅辭此職。既未肯從命而來。又不合帶出外任。是欲惑君聽。抑賢才。毒邪用心。一至於此。况先朝累曾有大臣帶兩府職任。應急出外。事畢還朝。不聞後來有武臣援以為例。臣願陛下無信異說。專採公論。一名召來使。厥於內。一名就授樞副之職。且今在邊或許一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亦甚穩便。內外協濟。無善於此。臣旦夕來聞韓琦范仲淹已有奏報西事未了。懇辭恩命。朝廷乘此覆牙深合事宜。臣不勝懇懇激切之至。

弼為樞密副使。薦張昱之等可充轉運使副。狀曰：臣近嘗兩奏乞令中書樞密院通選諸路轉運使副。令逐路轉運選轄下知州。逐州選部內知縣。縣令若此三種官一一得人。則天下自然無事。朝廷不勞而治矣。然欲知民細微利病。須要好縣官。欲得好縣官。須先擇好知州。欲得好知州。須先擇好轉運使副。須是輔弼大臣用心至公。精加揀選。親戚故舊者不得蓋蔽。可去者必去之。仇讎疎遠者不得抑塞。可用者必用之。去之者勿避其怨謗。用之者勿求其感激。不遺愚於已。不推過於人。若能如此。則天下賢者才者。可以盡為朝廷之用。何患不得諸路轉運二三十人而已。伏緣國家之事。莫非至公。須是輔弼大臣用心精選。當黜則黜。則退黜之人。以謂朝廷公行。自然無怨人。既無怨事。乃平貼。若有大臣不存公共之心。推事與人。則退黜者以謂朝廷本不逼我。只是某人私相見排。遂生怨怒。架造讒謔。君聽

既惑事。乃破壞。此於朝政為害之大者也。今既委逐路轉運使副。升黜一路知州。其權甚重。其事亦大。須是有才識。能分別善惡。仍須推心至公。而行事果敢。然後可當轉運之任。今逐路見任及新差下未到任轉運使副。共二十八員。其間的有才識。能分別善惡。推心至公。行事果敢者。無三人而已。其餘雖別無顯過。可黜奈何。碌碌庸才。緩急無用。其間亦有作過之人。但未敗露。或以敗不行。若不更張。必難集事。臣今來於眾論得九人。皆謂堪充轉運使副。可以委付選擇。轄下知州。必得盡公。不負朝廷差委。謹具名次如左。三司監鐵副使張昱之。知雜御史魚周詢。史館修撰王質。知諫院王素。三司判官沈邈。知濰州董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楊紘。權三司判官杜杞。權三司判官燕度。右九人皆搢紳之選。今吏員充諸路轉運使。而皆可拔擢任使。更乞今兩府同共銓量施行。內董儲是宰臣。是殊遠親。然其人實

有才用。但年齒稍高。而心力不退。不可以大臣親嫌而廢也。臣又慮諸處見任轉運使副。例各未滿。或別無顯過。恐中書以謂替罷無名。臣今欲乞特降詔書。告諭天下。倘陳轉運使職任非輕。自來有失精選。致職事廢弛。物論大以為非。昨據樞密副使富弼上疏。乞澄汰天下。不才轉運使副使。下中書樞密院。令同共用心。推擇中外有才識。堪任轉運使副。臣僚今據兩司條奏到某人已下若干人。堪充轉運使副。已令差赴逐路充職幹當。務在稱職。以副朝廷委任之意。又據兩司條奏到見任轉運使副某人。以若干不聞顯効。並仰中書門下。就便別與差遣。若降此詔。告諭天下。則退者以兩府公黜。自當無詞。進者以兩府選差。孰敢不勉。如此行遣。不是無名使天下之人耳目。一變謂朝廷進善退惡。政令清明。守官者各知恐懼。不敢因循。豈不美哉。豈不善哉。

仁宗時。宋庠奏曰。聖詔曰。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服四夷。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通變於時邪。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于下邪。臣等竊觀舊史。欲治之主。未嘗不留意守宰。以寧方內。慎求將帥。以清戎索。矧陛下秉至聖之德。御久安之世。靖民防患。孰先於此。謹按朝廷列郡四百。地踰前代。參建官吏。分督政條。其間知州。實匪輕選。入者則領以公相。次者寄以從官。自餘遠迹。由卿監郎官而下。莫不惟材是擇。考績序遷。一有踰違。並從案劾。或降或罷。無所私焉。臣等以謂選任之官。如此粗乏。若欲人皆邵杜。政必龔黃。質於前聞。恐難盡善。然重內輕外。今古常情。臣等敢不更務采掄。審加勸沮。或申明約束。或廉察風謠。奏曷之科。庶幾可復。然不得謂制度不立矣。若乃將帥之舉。宥密是司。國朝之規。名分難越。儻或竒材。拔於羣萃。勇略著於邊疆。任用之間。亦當公論。然亦不得

謂簡擢不臻矣

慶曆中。知諫院蔡襄。乞罷呂夷簡。商量軍國事。一奏曰。臣伏見前宰相呂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三次詣夷簡家議事。及守司徒罷相之後。朝廷有旨。令商量軍國大事。本月二日。宰臣章得象以下。又詣其家評論西事。臣切謂夷簡病時。陛下於內中開設道場。及賜手詔。錫與至多。眷注之心。當世無比。臣謂陛下假人以恩。則可。假人以禮。則不可。何哉。陛下春秋方盛。固宜親決萬機。却令宰臣樞密。詣夷簡決事。臣恐天下以夷簡之謂陛下如何主也。兩府大臣輔陛下而治天下者。今乃並笏受事於夷簡之門。里巷之人。指點竊笑。臣恐天下四夷聞之。謂大國乏材。而無上下之分。雖陛下特隆恩眷。優待老臣。正得為君之道。而夷簡不能上承陛下之意。而無引避推讓之心。夫為人臣。端居私家。屈大臣而自便。於理安乎。况夷簡謀身忘公。養成

天下今日之患。遂致二邊連殍。百姓困窮。萬手所拍。無敢言者。上天降警。祖宗垂靈。輒以病解。而陛下尚令參決大政。是陛下至今未之悟也。臣切以陛下即位之初。夷簡便為參知政事。其後數年。漸至宰相。出陳州。半年復入。又出許州。一年有餘。移領魏府。召歸作相。首尾二十年間。不居政府。纔二年有餘耳。前後雖有王曾。李迪。張士遜。陳堯佐。王隨等。更迭為相。而歷年之深。無如夷簡輔政以來。所言之事。陛下皆聽信而施之。出藩未幾。還當大政。以病居家。兩府問事。得主之深。無如夷簡。輔政既久。得主又深。固當敦風教。正庶官。安百姓。鎮四夷。今乃不聞功業。但為私計。豈不負陛下眷遇之意也。夫開直言。旌讜論者。宰相之體也。夷簡執政以來。屢貶言者。凡三四次。如曹修古。段少連。孔道輔。楊偕。孫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等。或謫千里。或抑數年。或緣私恨。假託人主威權。以逐忠賢。以洩已怒。殊不

念陛下虛受惡名。此不忠之大者。又使天下之人。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咸以直言為諱。此乃絕忠讜之嘉謨。成本朝之闕政。其過一也。夫冀懿行。厲廉節。宰相之方也。古之聖人。教人之道。先以名節為本。若不使好令名。則何惡不為。何善不毀。縱不陷於惡。亦不免碌碌。因循為闡茸之人也。夷簡為性不藏。欲人附已。見為善介。特而自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貴。以污之。善人恥此。往往退縮。以避好名干進之毀。是以二十年来。人人不肯尚廉隅。厲名節。淺者因循闡茸。深者靡惡不為。都無愧恥。但能阿附夷簡。夷簡悉力護之。奸邪不敗。浸成此風。習以為俗。又使天下之人。皆以逐利為智能。遠勢為愚鈍。此乃廢廉。耻之節。成奔競之風。其過二也。夫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宰相之行也。夷簡一息之施。皆湏出我門下。或先露其事。使人預知。或先抑其事。然後與行。若不可行。若小則歸怨。同列大則稱奉聖旨。以是奪附者。

者。陰為羽翼。使天下之人。迷大公之論。有朋黨之譏。其過三也。夫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臣見數年以來。審官院。京朝官吏。部銓選人。樞密院三班院使臣。授官之後。例皆待闕一年二年。以此計之。冗官至多。而曾不裁損奇材異績。不聞獎拔。貪墨昏蕩之人。曾經免罪。責罰。及來雪理。務施小惠。多與收錄。使天下貪廉混跡。善惡無別。其過四也。夫富國恤民。宰相之事也。自關陝兵興以來。修完城壘。饋運芻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內則帑藏空虛。外則民力殫竭。嗟怨。表聞於道路。不韋有水旱之災。其變不可量也。蓋由不選材能。充三司使。副使。發運使。轉運使。使務收取人情。用為資歷。纔至數月。即又遷移。循環奔走。日求升進。欲以興財利。寬民力。其可得乎。其過五也。夫懷忠誅逆。宰相之略也。邊鄙無事之時。臣僚或陳備邊之策。或述禦寇之方。皆為虛妄。引若或降。差遣。或與衝替。邊臣因此。唯尚姑息。是以士

卒不練器械不完黥羗窺我強弱。輒懷異志。夷簡當國之後。山陲之敗。任福已下死者數萬人。豐州之戰。失地喪師。鎮戎之後。葛懷敏以下死者又數萬人。蓋由遣命將帥。或分或合。法制不齊。上下不和。大戰則大敗。小戰則小敗。使生靈肝血。塗染砂磧。父子夫婦。存歿冤痛。廟堂之上。成算安在。其過六也。夫暢國威。制鄰敵。宰相之謀也。自西師敗歿之後。北虜乘隙。遣使入朝。輒違先帝之盟。妄請閩南之地。歲增金帛。僅二十萬。而猶動兵壓境。堅求納字。凌脅中國。大為耻辱。度其禍福。譬若疽瘡。但未潰耳。制敵之術。為患日深。其過七也。夷簡出入中書。且一十年。不為陛下興利除害。苟且姑息。以至事事陳壞。如此。臣謂夷簡若實有智謀。執政從來。只務固寵。不肯施設。是不忠也。若竭盡智謀。區處顛倒。是不材也。不材不忠二者必當一責。尚貪威勢。不能力讓。或聞夷簡乞令政府一兩人。至家商議大事。足驗夷簡

退而不止之心也。臣又見故相王旦執政。僅二十才。後以病退。只帶宮觀。使名不復。與聞邦政。故事甚明。其夷簡伏乞。朝廷特罷商量軍國大事。庶使兩府大臣專當責任。無所推避。陛下於夷簡正若臣之分。存終始之恩。伏乞陛下斷而行之。以全國體。

三年。襄乞令韓琦范仲淹更任內外事。上奏曰。臣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所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料琦等必再有陳論辭免。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偕來也。曰一處乎內。一處乎外也。曰皆留在邊也。使之偕來者。此朝廷之本意。蓋陛下推獨斷之明。採至公之論。以二人久處邊陲。詳知本末。致之宥密。思有變更。將以求破賊之計耳。然論者之說曰。邊臣最苦者。奏報文字。或有措緩。或即裁制。動不如意。所以久無成功。今得邊臣而任之。則細大可知。表裏相應也。

用兵不勝。由軍制未善。無部分統轄之法。若不更變。未見可勝之期。今得邊臣而任之。可責以更變之術。所以宜一處于內也。而寇雖已請盟。而我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上下之情。通浹。今盡還朝。新帥鄭戩。山川之險。易未知軍旅之部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奔突。必難制禦。此所以宜一留於外也。曰。皆留在邊。有此沮抑之論也。恐琦仲淹者。若於陛下。前首般毀短之。陛下必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言陛下不得不疑也。必謂仲淹等威名已著。我畏甚。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謂不然。仲淹作招討使。羌我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矣。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既還朝。眾所失望。臣又謂不然。在陝西。民既倚賴。今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以是投之情。偽甚。然或者謂二人孰宜處於內外。臣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屬

內者謀之。而處外者行之。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也。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下辭。避各授恩命。上以明陛下任賢之堅意。下以協衆庶之公論也。

襄又論用韓琦范仲淹。不宜使後有讒間。不盡所長。上奏曰。臣伏見去月已來。陛下拔任諫官。都下翕然稱慶。又數日。罷夏竦樞密。僕用韓琦范仲淹作樞密副。使制命一出。士大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有飲酒呼號以為樂者。謂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矣。臣聞易泰之彖辭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答之彖辭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則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歡欣者。豈以一邪一賢。獨能關天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退。眾賢並進。而天下不泰者。無有也。雖然。臣竊憂之。頃年莊獻

明肅太后。初棄六言。陛下親臨庶政。一日出令。邪臣沮氣。天下觀聽。洒然快意。期於一變。以襲常而恬於苟安。陛下遣將與師。屢戰屢敗。錯求地。京師震駭。幸而增患。當如何也。然猶指忠有為。以解焦勞之急。此而臣獨切憂者。誠恐進用之後。或有讒間。或拘舊例。使之不盡所長而去。則天下必有遺病者。其安時調養適矣。此二者皆已不及。恐儻信任不慧。聽其說。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考。若此。時使良醫。固不病矣。其在皮膚醫者。能早去之。病且安矣。此二者皆已不及。恐儻信任不慧。聽其說。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考。若此。時使良醫。

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愈深。雖有和扁之妙。難責速效矣。願陛下思祖宗社稷之重。矜四海生民之困。憤西北二虜之恥。發乾剛夫決之道。拔賢材。收衆策。不憚改作。以成大功。天下幸甚。

襄為起居注。乞罷王舉正。用范仲淹。上奏曰。臣伏以當今之務。至要至切者。莫若擇執政之臣。執政之臣。苟容不材。欲百職修舉者。無有也。切見參知政事王舉正。材能寂下。久忝大用。柔懦緘默。無補於時。天下之人。指目。羌虜為患。兵戈未寧。生民窮困。國賦貧蹙。陛下豈不念祖宗社稷之重。國家安危之計。而令舉正碌碌備員。自陛下擢用韓琦。范仲淹以來。人人日期大任。韓琦。范仲淹。見已到闕。若以覆置邊事。韓琦足以當之。乞移仲淹參知政事。其舉正伏乞退罷。以叶公議。

襄又奏曰。右臣近論述參知政事王舉正。柔懦緘默。無補於時。特乞

罷退樞密副使范仲淹才名德望素著於今乞參知政事。或者以謂若用仲淹參知政事却令舉正復入樞府朝廷於大臣不失進退之體。臣切謂舉正軟懦無能豈可却令入樞府。雖中書總天下之事重於樞密院專講兵謀豈可用不才之人也。臣聞人主御群臣稱職者用之不職者去之。舉正預政以來有何建明。著於時論儻不以罪斥而以恩罷其為幸也。大矣。伏惟陛下天資仁厚不忍失一大臣之意。奈何。羌虜皆橫生民已困兵戈未寧水旱不節嗷嗷四海思望休息急於用才之日陛下雖欲存小惠幸輔雖欲比同列豈不悞國家大計乎。伏望陛下發乾剛出聖斷退舉正用仲淹以答天下之望。臣為諫官論列大臣先當議其才與不才。若舉正過惡未欲盡言願朝廷早以禮去之無令醜迹暴揚於事為便。

四年夏又奏乞留歐陽修狀曰臣竊見知制誥知諫院歐陽修授龍

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臣等已有論列乞罷河北之管依舊知諫院至今未蒙朝命臣等伏念事有重輕處才而處才有長短適用為宜朝廷安危之論繫於天下則為重河池金穀之司繫於一方則為輕修之資性善於議論乃其所長至於金穀出入之計勤幹之吏則能為之任修於河北而去朝廷於修之才則失其所長於朝廷之任則輕其所重伏惟陛下增置諫員以來外人計諫官之能否但知陛下有開納之美一旦驟榮修之身便令遠去外人不知朝廷任用之意但以修好切直不容於時臣等非私於身寔為朝廷惜任人之體伏乞陛下罷修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職任令依舊知制誥知諫院事。

仁宗時襄請叙用孫沔狀奏曰右臣伏見分司南京孫沔以罪謫請臣以守官海城去京師至遠事至傳聞不得真實然觀貶降之重及

有履穢之詞。皆謂孫沔知杭州。只有趙氏事。沔誠有之。固當重責。然沔之治杭州。剷除蠹孽。擊擿豪強。令行禁止。與浮屠大旆。日為讎敵。其間雖有過當。然風俗混清。至今衰息。所為如是。雖至愚之人。必能自察。沔雖開略。然老於人事。以嚴明白愛。而輒為不法至此。使一日罷去。小人共怨。何恃而得安全。是明目而投陷穽。孰肯為哉。臣恐審問体量之際。未得其實。臣聞趙氏與父同日下審問。其父一夕而死。所以道路之言。皆謂榜掠以成其事。古者大臣有罪。不能自明。由沔而始。頃年樞密待罪而已。臣恐繼今以後。大臣有罪。不能自明。由沔而始。頃年儂賊寇鈔二廣。近侍至多。獨沔被譴。瘴毒惡地。年久危廈。沔親當之。是亦有勞矣。今以累赦之餘。三州按察。安能無過。沔且老。摧落之餘。豈復自振。然臣子之分。惡名難受。伏乞陛下哀憐。念已用之效。察難明之咎。前洗拂拭。有所任用。必能修省。以報陛下天地再生之施。

襄又奏乞選擇翰林學士。言不用資序。劄子曰。臣風聞臣僚上言。為翰林學士。負闕乞未添補。臣竊謂暫減負數。不若精選才賢。有唐以來。此職最為清近。朝夕閑宴。與天子論議天下之事。如陸贄李絳皆不世之才。所論者足以開悟人主。聰明贊成天下之業。今來只循資序。隨例補選。或行迹奸邪。或才識暗懦。中書據名除改。莫敢抑退。况茲一職。動是兩府之資。苟不擇人。豈陛下選任忠良之意。臣欲乞今後翰林學士。闕員中書不得依資差除。伏望出於聖衷。選人任用。庶乎奸邪暗懦之人。無由濫進。

Blank page with horizontal ruling lines.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